史通訓故補

疑古一篇似是有為而發不應悖謬至是惜哉為全書之玷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三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參訂
新建洪世楷周木同訂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

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

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于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旨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

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

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評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于後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

知幾憤激而
發孟與莊子

愚共慙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受爲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爲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因意而情又甚焉不乘聖賢以繩後世之奸惡而盡疑聖賢之行者足真謂古來無聖賢也人道澌滅久矣

周洪謨曰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勤而命禹居攝豈有行年九十之翁其衰已息而又南巡

子俄又奪其帝者子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為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

大山深人跡矣之地哉爲此說者惑于古陟方乃死之文耳竹書紀年云帝王之發曰陟師古云古謂掘土爲坑曰方徐沉集傳云陟方猶升遐此要之舜都蒲坂距蒼梧二百餘里孟子言卒于鳴條是可據也子元輕孟信遠而其非歟

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玆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

案竹書紀年啟既立而費侯伯益出說國無啟殺益事此益須誅中裁之孟子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紀年云季歷伐余無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文丁殺而執之子原季歷困而死故曰文丁殺季歷而史通說為文丁大毀

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効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湯誥云湯伐桀戰於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已葢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尚書之作本出周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

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於臨一作朝劉

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魏六也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戴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殉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于義者苟以其功業

不成使以頑人為臣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讐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愧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大夫無二曰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

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乎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

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凡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兹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内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按逸周書管叔經而亞蓋管叔自縊而死周公未嘗誅之也又爾雅云誅責也後人乃以為誅殺誤矣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

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

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史記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春秋左傳齊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

君所願也。
魏氏春秋。延康元年。文帝受禪帝升壇禮畢。顧
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前漢書。轅固治詩。孝景時。與博士黄生爭論上
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必若所云
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
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
為愚。遂罷。
春秋左傳。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羽
父使賊弑公于寪氏。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春秋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
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
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
諱之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

舒隤敳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傲很明德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亦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其一條

淮南子趙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聞者莫不隕涕史記秦旣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六年秦破嘉遂滅趙以爲郡據此則遷房陵乃趙王遷非嘉也

史記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其三條

晉書安帝元興初元顯稱詔伐桓玄玄亦移檄京邑罪狀元顯玄入京矯詔稱大將軍元興二年十二月玄篡位以安帝爲平固王元興三年

建武將軍劉裕。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五月。督護馮遷。斬玄于貊盤州。乘輿反正于江陵。其四條

周書。殷祝解。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亳。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繼五

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將伐許乃令琳為檄文。

前漢書。成帝時。張放淳于長愛幸。宴飲。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畫紂踞妲己。上指問班伯曰。紂為無道。至于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其六條

魏志。甘露四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司空鄭沖等勸進。乃受。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晉書。荀勗。字公曾。頴陰人。晉武受禪。拜中書監。

其八條

史記。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爲太子娶齊女。宣公悅而自娶之。是爲宣姜。生子壽子朔。宣姜與朔共讒太子伋。宣公使伋于齊使盜待諸莘。殺之。一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王爲之聘于秦。無極勸王娶之。而居太子建于城父。昭公二十年。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太子建奔宋。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國語。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士蔿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否。無所避辜。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其九條

前漢書。淮南厲王自殺。辟陽侯。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乃使薄昭予書諫之。

王得書。不悅。謀逆。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廷尉宗正雜奏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徙之蜀。

後漢書。阜陵王延。初封淮陽公。尋進爵為王。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婿光。招致姦猾。作圖讖事。事下案驗。光弇自殺。有司請誅延。顯宗以罪薄于楚王英。特加恩徙為阜陵王。其十條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三終

春秋可疑處實多後儒添一解適添一惑嗚呼茫茫墜緒焉從正之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四

北平黄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參訂
萊陽張洞文溪同訂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觀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

知幾具此深情豈是求聖經決不吾故知疑古一篇有爲而發也

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易。其義既廣。

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

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論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

則誰不顧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来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按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比乾谿之烖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謂齊陳乞比楚公子比也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

罪之大者曷不書弒乎宜書云閽弒郟子其所未諭二也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脩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人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其所未

論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具書畧

此十文義甚明不必致疑

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及宜改爲殺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

者矣。公羊氏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于未諭、他皆放此也、

其所未諭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弒、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

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者何、（別本燕伯下有于陽二字）公子陽生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鬨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譬甚夫子修春秋所以垂世立教也三傳皆後夫子而作已後此異說假使後無傳者夫子所書之事將不傳于異代而立教之義亦無所憑以追考其則奈之何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葢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于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葢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

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葢當時魯史官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與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爲疎畧尋兹例之作也葢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刋之書爲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葢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

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

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惟鄭棄其師出瑣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脩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

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誡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一作獨）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襃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弒逐其君者七（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弒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

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言行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

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絶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虚美五也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旣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云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

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禮記檀弓夫子早作負手曳杖消遙于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寢疾七日而歿

春秋左傳僖公二年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六月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及盟晉楚爭先乃先楚書先晉晉有信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一條

春秋左傳哀公五年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毛遷孺

子于駘。不至。後諸野寨之下。注。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楚靈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使觀從從師于乾谿。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縊。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楚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方以魯為事。故梁圍邯鄲。

春秋左傳。昭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閽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其二條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傳云。孰

城城衛也莒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莒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其三條

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左傳修舊好也其四條

春秋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叛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其五條

春秋左傳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能投蓋

于稷門。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
于黨氏。
春秋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秋
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云。毀也。其六條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
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弒其君。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
公薨。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
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其七條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
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乃請釋
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吳人
盟而還。注。不書盟。恥與吳盟也。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以滅項故。公為齊所止
宣公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年。伐邾。取須句。邾人出師。

公畀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春秋左傳文公七年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春秋左傳申生之亂驪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其八條

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是許固有君也哀元年許男與楚圍蔡即許元公耳其十條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趙夙御戎畢

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其十一條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傳。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謂之刺。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春。隕石于宋五。星也。其十四條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使子行于孫子。孫子殺之。公出奔齊。襄公二十年。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冊。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其十六條

列女傳。江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

以罪乙。請于王而殺之。無何乙母亡布。往言于王曰。令尹盜之。王曰。冤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殺。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是為過也。王其察之。其十八條

補注

春秋僖公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其十五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譁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搉

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

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説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爲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葢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云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

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執義義雜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爲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例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

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佗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竝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

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藁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

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淇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與（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鄭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愷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絶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説晉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公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佗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輕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

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胥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穀梁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麇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

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于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

然則左氏反勝于聖經耶

如君所云春秋可廢

已于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葢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葢語曰仲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

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桓昭襄四君之簒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

方強而云韓氏攻趙趙亦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棠（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于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于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

葬焉（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誡（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

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竹書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為師範事具干寶晉紀叙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

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茍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帝善其說使逵發出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具條奏之曰五經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獨左傳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

與劉歆同時。而別門名家。少傳父業。為之訓詁。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後以讖對失旨。出為六安丞。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之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春秋左傳。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二十六年。使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先王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史記。樂毅為燕破齊。燕昭王卒。惠王立。惠王自

為太子時。不快于毅。毅懼。奔趙。惠王使人讓之。
毅報以書。
史記。韓人鄭國間秦事覺。秦一切逐客。李斯亦
在逐中。乃上書請除逐客之令。又為二世上督
責書。
史記。鼂錯。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
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才。遷為中大夫。
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渡湘水。因
為賦以弔屈原。在長沙三年。有鴞飛入舍。楚人
命鴞為鵩。復作鵩鳥賦。
前漢書。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
謂衛太子。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
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
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春秋公羊傳。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
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

辭王事。以王事辭之行乎下也。

春秋左傳。成公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史記。晉屠岸賈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而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成公之姊。有遺腹。走公宮。免身。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程嬰公孫杵臼。詐以他人子衣之文葆。以為趙氏孤兒。諸將殺之。并殺杵臼。後景公疾。卜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乃立趙武而滅屠岸賈之族。

春秋左傳。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蒙皋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卯。齊師乃還。

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

敗績。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荀林父率師救鄭。楚人乘晉軍。晉師敗績。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呂氏春秋。荊莊哀王。與師戰于兩棠。大勝晉。

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覘國乎。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史記。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發甲卒為穿壙。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史記。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受長桑君之術。昔昭公時。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鵲入視。曰。血脈治

也。而何怪。過號。號[illegible]曰。若六子所謂尸厥者也。使[illegible]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而蘇。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

賈誼新書。晉文逐麋而失之。問農父老古。老古以足指之。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諸侯厭衆而亡其國。人將君之。公悅。以告欒武子。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乃載老古與俱歸。晉自文公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始傳悼公。凡七世。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于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鄭國諫議。將欲興兵。公即壞九層之臺

前漢書。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

于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講論其義。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書責之。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晉書。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歷官殿中郎。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晉書。荀顗。字景倩。彧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空。

補注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四終